致读者

为了将本报的副刊专栏办得更好些，更充实些，更适合广大读者的口味，决定从本月起，将过去的九个专栏：《我爱中华》、《世界之窗》、《科学与技术》、《生活顾问》、《工余班后》、《恋爱婚姻家庭》、《学法律》、《朝阳》、《艺术天地》，调整为七个，即《良友》、《文苑》、《世界之窗》、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、《恋爱婚姻家庭》、《学法律》、《屏幕与舞台》。

现请所列七个栏目的责任编辑将各栏的主要内容和要求等简介如下，是否妥善，还望广大作者、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，以便共同把这些专栏办好。

副刊编辑室

《良友》专栏编辑 周矢

这里不是烟草公司，而是一爿杂货店。想要点儿什么吗？衣食住行、吃喝玩乐、花鸟虫鱼……随您挑选。要是您挑够了，就叼上一支烟，让儿子骑在肩上，荡到公园里，坐在草坪上，铺开载有《良友》的《陕西工人报》，摆上面包汽水，和妻子谝一会儿闲传，边谝边看边咀嚼，兴许能咂出点儿味道来哩。

《文苑》专栏编辑 叶广芩

副刊几位都羡慕我这个栏目，说是这个栏最轻松，无外乎是报告文学、诗歌、杂文、散文什么的，都是现成货，用不着费劲儿。我却丝毫不敢掉以轻心，因为我们家阳台上的几盆花被我侍弄得半死不活。由此料定，要让《文苑》里开满各类好看的花儿，同样不是件容易事儿。当然，我会扯上一切关心这个栏目的读者与作者，跟我一块儿努力耕耘。

不信花儿开不旺！

《世界之窗》专栏编辑 薛瑜阳

沐浴着对外开放的惠风，紫禁城的大门开了，龙的传人睁开了惺忪的眼睛：从天下大事到异国风情，从域外人物到海外名胜……大千世界，异彩纷呈，都映入他们的眸子。特别是今天，信息爆炸，宇宙飞航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向华夏猛冲，而对人类走向信息社会的咚咚脚步，为我中华跻身于强者之林，本窗口将窥视世界的真面目，把握时代的新潮流。激浊扬清，揽五洲之风云；广闻博采，萃万国之奇珍。面向改革，面向四化，面向未来，送您一束清新而又明亮的光。

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专栏编辑 杨乾坤

专栏以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名之，意在取其博杂。七色可谓斑烂，但它本自三原色，由此生发开来，方有异彩纷呈。故发益世之宏论，探物事之妙理，评古今之人物，揽天下之名胜，并畅游漫记，抒情寄怀，搜奇觅异，娱乐遣兴之属，皆入此格而合此调。篇幅短小精悍，突出文情理趣，切盼海内作手，展八斗之才，源源惠稿，使赤橙黄绿青蓝紫有色，更求其有声。

《学法律》《恋爱婚姻家庭》专栏编辑王鹭毅

不是我套近乎，您自个儿细琢磨琢磨，生活中谁能离得开法，又有哪位不食婚恋的苦辣酸甜？由此我想：既是跟读者谝身边事、聊心里话，《学法律》就该叫人“瞧起来有滋有味，想起来在情在理，用起来有根有据。”《恋爱婚姻家庭》也应能“帮老中青恋人传传悄悄话，给夫妻们出个主意、提个醒儿，跟公婆泰山唠唠家常”。当然，这全离不了读者的关心和支持。

《屏幕与舞台》专栏编辑 冯瑜

不瞒各位，由我来负责《屏幕与舞台》的编辑工作总是有点担心。常言说：画鬼好画，画马难画。您想，艺术人才的成长经历，电影电视的拍摄内幕，影评剧评及艺术见地，影视舞台的知识介绍，厂矿学校的文艺活动，艺苑之内的轶闻趣事等等，哪一件不是读者熟悉而关心的事情？凭我肚里那点儿墨水敢揽这一大堆吗？好在有这么多热情的读者和作者，我不妨斗胆走上一遭。

我在联邦德国访问感到自豪

《浙江工人报》总编辑 詹文元

前不久，我随中国新闻代表团到欧洲访问，看到一些西方人士对中国的倾慕和向往之情，不由得产生一种自豪感。

在西柏林，我们到工人区的一家酒店小饮，在座的人开始以为我们是日本或台湾来的，没有一个人同我们说话。后来，当他们明白我们是大陆来的中国客人时，一位年轻人站起来走到我们面前，非常热情、友好地说：“中国过去有个毛泽东，现在有个邓小平，了不起！”这位德国工人激动地说：“中国不听苏联的，也不听美国的，伟大！”我们对他说，希望有个强大的欧洲。他摇摇头说：“只有强大的中国，才能保持世界的平衡。”

汉堡素有“北欧威尼斯水乡”之称。中国新闻代表团在汉堡泛舟易北河时，游船上除中国客人外，还有其他国家的游客。然而船上只悬挂着中国的五星红旗，这使我们每个人深受感动。有几位非洲来的新闻记者，知道船上坐着中国同行，热情地跑上来握手交谈。同样的情况，我们在其他城市也遇到过。波恩仍保留着古老的有轨电车，古朴典雅，宽敞舒适。中国新闻代表团应邀乘坐这种电车浏览市容，司机用报话机热情地说：“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，因为有中国客人在这里。”顿时，整个车厢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最令人难忘的是在慕尼黑，中国新闻代表团在国家剧院看戏，坐的包厢是过去皇帝的位置。许多观众以惊奇和欣喜的目光，注视着我们这些从远方来的稀客。

在联邦德国，我们感觉到目前正萌发一股中国热：学习中国文化，研究中国历史，争取到中国工作或旅游，甚至有人一心想找个中国伴侣寄托终身。联邦德国新闻局的全程陪同兼中文翻译多罗蒂·缪勒小姐，1982年曾来中国留学，目前是波恩大学的研究生。她先后到过许多国家，然而对中国的印象最深。缪勒小姐对我们说，她的母亲本来是非常爱她的，就是因为她不想结婚、生孩子，使老人非常伤心。我们劝缪勒小姐满足老人的宿愿。缪勒小姐非常坦率而认真地说：“要结婚也要找个中国人，这样对我学习汉语有好处。”缪勒小姐先后对我们讲过多次，要在中国找个称心如意的伴侣。我们问她要什么条件，她说：“其他都无关紧要，只要心地善良。”缪勒小姐年轻貌美，热烈多情。在分别时她一双淡眉掩盖下的蓝眼睛里，闪烁着惜别而激动的泪花，一再提醒我们为她的终身大事牵线搭桥。我们都乐意做这个“红娘”，因为按照缪勒小姐的择偶标准，在古老文明，人口众多的中国，要物色这样的“郎君”是太容易了。

woai zhonghua 我爱中华

张汤审鼠

马宽厚

西汉时，长安城南有一杜陵，那里出了个张汤，官至御史大夫，仅次于丞相，主管监察、执法。他主持审理过许多重大案件，执法极其严峻，曾与蕭（武功）人赵禹编订律令。他建议铸白金、五金钱，支持盐铁官营，制定“告令”，对田宅、货物、车船、畜产等实行征税，成为名重一时的人物。

张汤年幼时，即有决狱治律之才，有一次父亲外出，他看守房屋，老鼠偷吃了肉，他被父亲用竹条抽打。张汤从鼠洞挖出老鼠以及老鼠吃过剩下的肉，将“罪犯”、“赃物”及自制的刑具一一摆在当面，声色俱厉，“开庭审判”。那娴熟的辞令，威严的表情，俨然是一执法数年的老狱吏。父亲为之惊愕，当即搬出他保存的各种律令文书，教儿子阅读。长期的耳濡目染，刻苦攻读，造就了他这个法律人才。

窃以为张汤天赋固高，汤父之家法亦严，其教子之法更当借鉴。今人不解因势利导，循循而善诱之理，“望子成龙”心切，遂做出许多糊涂事来。有些人未见得自己女儿有音乐才能，却数千元购得钢琴，聘师传授；有的人只看到儿子个儿不低，四肢也长，就以为将来会拿得个冠军，捧回金杯，也不管孩子是否乐意，规定每早跑完三千米。如此下去，恐怕希望愈重，失望也愈大。

每周一谜

壹赫

久旱逢甘霖

（打五言唐诗一句）

汉中卖鱼人

周矢

汉水雪波

一条深巷，窄窄的，一排竹竿儿撑起一长溜塑料绿瓦的，这便是一处贸易市场了。地上一摆溜儿，是一式的竹箕，一头儿翘起来，颇象一只只其大无比的竹拖鞋；三支竹皮儿撑起来，摆摊儿使得，挑担儿亦使得。那竹箕里，剥得雪白的是茭白，削了皮绿茵茵的是莴苣，大块儿扁平无一线纹路的是豆腐干，洗得黄亮黄亮的是生姜，七彩八色，煞是好看。

站着卖菜蔬的，多是些女人家。头上戴一只竹笠儿，腰上围一扇围帘儿，脚上登一双草鞋儿，脸上堆一脸笑意儿。最多的是鱼。鲤鱼、鲫鱼、鳊鱼、鲢鱼、青鱼、草鱼、乌龟、老鳖。一只长木盆儿，放半盆儿水，要露出鱼脊来，显得欢活。卖鱼人便吆喝：“活的，活的！大王八十二块一斤！”

我信步朝前走，从人缝里挤到头，不觉小巷尽了，却见了件新鲜事。

一个小伙儿，约摸十七八岁，正在卖鱼，却并不吆喝。他的鱼卖得怪，不养在盆里，也不塞在篓里，却提在手上。一根细麻线，在每条鱼的脊翅上绕一个圈儿，那鱼便绑在线上了，成了一串儿。最妙的是十来条鱼全是活的，只在绳儿上扭，又挣不脱，有点象扭秧歌。但我心里明白，这儿却是陕南，是汉中，不是在陕北。

我搭讪道：“这鱼，是卖的么？”

他点头低声说：“卖。”

“怎么价钱？”

“这一串五块。”

我暗自数了一下，一共是十七条，不过两把一条吧，算二斤重，这价钱就比西安还贵了。但这卖法实在有趣，便摸出照像机，要为他拍一张。

他立刻慌了，脸色霎时黄下来，直往墙边儿挤，似要挤出一个窟窿，好钻过去。

旁边一个老者，三年早知道似的，说：“小兄弟，你遇上汉中报的记者了，卖这价钱，等着倒霉吧！”

小伙子更毛了，忙把一串鱼连绳儿丢过来，说：“我不是偷的。是自家水田里逮的，真的。你要，我不要钱，白送你好了。”

看他惊惊乍乍的样儿，我笑了，再三对他解释：我是西安客，看他卖样特别，留个影儿作纪念的。”要是你高兴，给我个地址，我给你寄一张来。是彩色的哩，富士胶卷。”

不知他听懂了没有，但确实信了，又堆了一脸的笑，硬要送那一串鱼给我，说是交个朋友。一脸憨诚的样儿，使我真喜欢他了。

可惜，新买的富兰卡真是个傻瓜机子，使那一卷彩卷全跑了光，他的照片也自然不需寄去，信也就没写。我每每买鱼吃鱼，就想起他那一串鱼，他到底卖了几元钱？如今他想起来，以为我是个什么人，也许，他会把我忘了？

但愿他忘了我，忘了那一天。

本版编辑 杨乾坤

刊头设计 郭义明

赤橙黄绿青蓝紫

游黄山（七律）

徐志诚

三十六峰无不奇，怪松怪石怪云飞。
佛光瀑布落仙境，玉宇瑶台接翠微。
胜境恋宾羞秦岱，雄姿悬鹤讶峨眉。
当年帝子乘鸾去，遗福黄山多颂诗。

古今名联撷英

两京锁钥无双地
万里长城第一关
——山海关

避风亭之谜

顾明

在我国古典建筑中，亭子的形式多种多样，建亭材料种类亦多。但无论什么样式，什么材料，亭的特点就是小巧玲珑，营建奇巧。可你是否知道在我国历代留下的亭子中，还有个谜一样的亭子，这就是避风亭。避风亭位于蓬莱阁西侧，又名海市亭。建于明朝正德八年，至今已有四百七十多年。它座南朝北，面对茫茫大海，矗立在峭壁悬崖之上。任凭海风吼，亭内却燃烛不灭。避风亭为什么能避风呢？原来该亭的东、南、西三面无窗，亭北临海处又有一短墙遮护，短墙与天然崖壁相连，呈一弧形，正好对着亭门。当风从北面的海上吹过来时，首先碰上那天然屏障——崖壁，气流被迫发生绕流上升运动，从亭顶越过，风力越大，绕流上升气流就越强，风离亭就越高。古人正是利用了天然地势和大气流体力学原理，为后代创造了这一举世闻名的避风亭，把祖国的江山点缀得更加艳丽多采。